

Edward Seidenstücker

THE EMERGENC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CITY
Two Volumes. In One
Low City, High City And Tokyo Rising

TOKYO FROM EDO TO SHOWA

东京百年史

从江户到昭和 1867-1989

[美]爱德华·赛登施蒂克 / 著
谢思远 刘娜 / 译 曹艾达 / 校

上
1867 - 1989

上海社
SHANGHAI A



东京百年史

从江户到昭和 1867-1989

①

[美]爱德华·赛登施蒂克 / 著
谢思远 刘娜 / 译 曹艾达 / 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引言

6

世上很少有城市像东京这样,生存、搏动和呼吸都和地形息息相关;也很少有城市像它那样随着空间的褶皱发生变化。对于一个街区没有多少特色,地势平坦之处几乎被建筑群所掩盖的城市来说,这尤其具有讽刺意味。但它并不总是这样,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东京史写法更好的呢:通过叙述一些街区的兴衰沉浮,另一些更雄心勃勃的街区如何攀登社会-空间阶梯,反映地理变迁。爱德华·赛登施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的这两本书正是这样写的,在包括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和出版商在内的许多人的努力下,它们被首度合并到一张封面之下。

不管哪种语言里都很难找到一本书像赛登施蒂克先生的经典叙述那样,不仅充满了一个城市的精神,而且渗透着作者的智慧。这两部书写的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虽然作者怀着一种强烈的历史兴衰意识写就了它们,但却是通过表现一种处于衰落和边缘化、同时又是城镇一部分的生活方式,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贯穿这两本书的是一种不祥之感和行将就木的宿命感。但与此同时,作者也恰如其分、举重若轻地选取了每次阅读都能引人发笑和使人惊讶的细节。

这当然不是任何人的东京,它是赛登施蒂克的。赛登施蒂克的东京从下町^①开始,其视野向外推进至包含了浅草的整个地区。这两

① 在东京历史上江户时代的市域范围内,习惯将高台地区称作“山之手”(山の手),而将低地各町所在地区称为“下町”,下町的代表地区有日本桥、京桥、神田、下谷、浅草、本所、深川等。

卷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讲述下町及其代表的精神是如何消亡的，一直写到近几年差不多一切尘埃落定，浅草被赋予了充当游客前哨站的角色。在这些字里行间的叙述中，东京的许多区域都占有一席之地，它们无疑是主要登场角色，被赋予了这样一种个性：因时而变，却又扎根于下町几乎返祖式的原始吸引力和“山之手”地区展现出的暴发户式妄自尊大的气氛中。于是我们从中看到了银座如何从江户幕府时期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一跃成为尽是展示时髦新奇之物的商店橱窗。而这座商人城市旧时的中心——“日本桥”则要泰然得多，仅是逐渐输给了附近的丸之内地区。战后因为美军军事设施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暴发户式的红灯区——六本木，受到作者的冷遇。新宿和涩谷说得委婉点则是被远远抛在了角落。

在这些区域周边，有许多给本书注入了活力的建筑：如毁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浅草“十二层”^①，坐落于市中心、地理位置不便的东京中央车站^②，因经受住地震冲击而闻名遐迩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③设计的帝国饭店，城市的主要剧院如著名的歌舞伎座^④和涩谷演舞场^⑤。除了建筑外，人也是。他们的生命塑造了城市，定义它的文化——像手表制造商精工株式会社的缔造者服部金太郎、对日本建筑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英国建筑师约西亚·肯德尔^⑥、最受爱戴的著名浅草喜剧演员榎本健一^⑦、在新宿建起一片街区并将其乐观地称作歌舞伎町的铃木^⑧。但对这两本书主旨产生最重要影响的

① 即凌云阁，明治至大正末期位于浅草的十二层塔，1923年因关东大地震导致第8层以上崩塌，后被整体拆除。

② 即东京中央火车站，其日文名即“东京站”（東京駅）。

③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美国建筑家，在日本有许多他设计的建筑。

④ 位于东京都中央区银座四丁目的歌舞伎剧场，历史悠久。

⑤ 指位于东京都中央区银座六丁目的新桥演舞场。

⑥ 约西亚·肯德尔（Josiah Conder，1852—1920），英国著名建筑设计师，在日本明治时代担任日本政府的外国顾问，在日本现代建筑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绩。——译者注

⑦ 榎本健一（1904—1970），日本演员、歌手，被尊为“日本喜剧之王”。

⑧ 即铃木喜兵卫，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新宿地区复兴建设工作的重要人物。

人,是许多至少将他们的部分作品构筑在东京土地上的作家,他们当中不仅有我们许多人都已经非常熟悉的谷崎润一郎^①、川端康成^②,还有名气小一点的小山内熏^③和高见顺^④。

这是一部社会文化史,它的光怪陆离被佐以富有启迪的各种插曲花絮,为东京的历史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背景语境。它围绕若干主体展开:上层人士中间的腐化;诸如百货公司那样的新文化和技术;节日、表演、剧院;艺伎和持有证照经营的花街。但这两本书远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它们实际上可以说自成一派。我们很难不去思考赛登施蒂克在书写东京时所感受到的自由度。一方面,他并不是在做翻译,必须让自己的作品受制于原著;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在写,因而也没必要采用历史学这个行当里的一些研究方法和工具。然而,他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抓住了历史变迁中的重要细节——明治时代的东京街头发生的从徒步到坐车的过渡,以及大地震过后居民饮食习惯的改变——妇女们开始大批外出就餐,这正是当时活生生的历史,在报纸、舞台和小餐馆中都能见到。事实上,这种写作路径与日本表现历史与地理的传统有更多的相同点,把对地形地理的描述和对社会文化史的辛辣讥讽结合起来。不过,总的说来,本书读起来会使人下意识地感受到永井荷风^⑤的存在,赛登施蒂克翻译了他创作的哀情故事,也在某种程度上沾染了他的文化偏见。

保罗·韦利^⑥

①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小说家,代表作有《春琴抄》、《细雪》等。

②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小说家,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伊豆的舞女》、《雪国》等。

③ 小山内熏(1881—1928),日本戏剧导演、小说家、剧作家,新剧运动先驱。

④ 高见顺(1907—1965),日本小说家、诗人、评论家。

⑤ 永井荷风(1879—1959),日本小说家,代表作有《美国故事》、《法国故事》等。本书作者爱德华·赛登施蒂克对其颇有研究,著有《三流文人——永井荷风》(*Kafu the Scribbler*)一书。

⑥ 保罗·韦利(Paul Waley),利兹大学人文地理学教授,著有《东京:故事之城》(*Tokyo: City of Stories*)等。

前言

由于我五十多年的老朋友去世了，所以我沿着不忍池^①的岸边散步时经常会想起他。我们都住在不忍池附近，他在汤岛的山上，我在池子旁的上野。不忍池是一个不错的碰头地点，因为我们对它都比较熟悉，并且整个区域有我们都喜欢的协会。

这些协会大部分是文学性质的。夏目漱石曾住在附近，他在那里写了《我是猫》。森鸥外^②的屋子也仍旧在那里（不过现在已经被改成宾馆），而爱德自己则住在森鸥外《雁》中的阿玉时常攀登的陡峭街道的顶端。

爱德觉得附近仍然有点文学的气息，把自己视为最后的文人之一。他不仅关注过去的文学（就像他翻译《源氏物语》时说的那样），也喜欢过去本身（正如他在这部光辉灿烂的两卷本东京史中所展现的那样）。然而他对过去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他在他最优秀的作品《三流文人——永井荷风》中与我们分享了这种心态。

就像永井荷风不喜欢明治时代^③的日本，以至于直到大正时代^④的日本看上去变得更加糟糕，才给了他某种喜欢逝去的明治时代的理由那样，赛登施蒂克也不喜欢现代日本的许多东西，直到较新的种

① 位于东京都台东区上野公园的天然湖。

② 森鸥外（1862—1922），日本作家，代表作有《舞女》等。

③ 1868年至1912年。

④ 1912年至1926年。

种迹象显示某种更糟糕的东西即将到来,届时他会怀念他曾经讨厌的东西。

10 他把这些观点集中表达在他为《读卖新闻》写的火药味甚浓的专栏文章里,出版的英文版书名是《日本这个国家》。这是一个有着双重含义的书名,它可以被读成“这个国家”(ko no kuni, この國),也可以读成“这国家!”,表达出一种对日本的极度的恼怒。他的观点和他得出结论的方式与永井荷风是如此接近,以至于《三流文人——永井荷风》既是洞察力卓越的文学史作品,又是一种彻底的身份认同。

当我沿着不忍池岸边散步时,常常想起我曾多次在那里碰到过赛登施蒂克,那时他缓缓漫步,看上去非常像晚年的永井荷风本人(当然他更胖一些)。当我们讨论文学的时候,我们总是谈起永井荷风。他说他的一大遗憾便是从未亲眼见过这位伟大的作家。他认识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①和其他一些文学家,但他从未与他最崇拜的永井荷风见过面。

因为永井荷风也是我最喜欢的日本作家,他成了联结我和爱德两人的一个共同点。在英文文学中,我们也都喜欢某些像永井荷风那样有着完美无瑕风格并对过往有着非凡品位的作家:例如托马斯·拉夫·皮科克(Thomas Love Peacock)、爱德华·利尔(Edward Lear)、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以及罗纳德·费尔班克(Ronald Firbank)。

还有简·奥斯汀。我们都迷醉于她的六部小说,一直读它们,甚至还与舒拉米斯·鲁宾菲因(Shulamith Rubinftein)和希拉格·克吕尼(Sheelagh Cluny)一道成立了一个未经授权的日本简·奥斯汀协会(Jane Austen Society of Japan),该协会只为我们自己而设。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的文学品位狭隘了,但它们结出了绝赞的硕果。每当我重读赛登施蒂克翻译的《源氏物语》,我都会读到这种笔调,这种

^① 三岛由纪夫(1925—1970),本名平冈公威,日本作家、政治活动家,代表作有《金阁寺》等。

语气,这种翻译的感觉——它的轻盈,它的贴切——都归功于他对简·奥斯汀的崇拜。她就立在那里,正好位于紫式部^①身后。

有时候我在晚上绕不忍池散步的时候,会在某张长凳上发现爱德坐在那里,凝视着池子。有时候他会在那里喝酒(他喜欢烧酒),有时则不然。不论他喝不喝酒,我们谈论的都是同样的话题。我记得有这样一次对话。“我很高兴见到你,”他说,“因为我有事要跟你说。我下午都和安部公房^②待在一起,我们谈到他的风格,他说评论家总说他受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的影响,但他们都完全错了。真正影响他的是《爱丽丝漫游仙境》。那不是很好吗?刘易斯·卡罗尔!”

但那时赛登施蒂克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他戒掉了对烧酒的癖好,做了髌关节置换手术,从那以后便再也无法好好走路了。我有时在晚上看到他在不忍池周围蹒跚跛行,但渐渐地他不来了——他老是摔倒。于是我们大约一个星期在他喜欢的上野的印度饭店碰一次面,他可以坐出租车来。

在大肆批判了我们生活的昭和^③后,他现在称赞了战后刚开始的几年,因为他又发现了平成^④的许多毛病。在我们后来的会面中,激怒他的是当代年轻人的懒散、无礼和自恋的态度举止。他怀念曾经的昭和时代,那时的日本年轻人看上去不知比平成年轻人好多少,而那些人正是他在当年大加鞭挞的。我们(就像永井荷风和所有旧时代的人那样)通常都怀念那种曾活在我们心里的美好事物,不论它是否真的存在过。

赛登施蒂克不但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他还是一个高标准、严要求,能够坦率地批评他所爱之物的人。他对日本怀

11

① 《源氏物语》的作者。

② 安部公房(1924—1993),日本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壁》等。

③ 1926年至1989年。

④ 1989年起至2019年明仁天皇退位。

有深深的爱恋，比其他许多外国人甚至日本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这就是他在2007年4月26日出事那天在不忍池岸边的原因。那是一个温暖得不同寻常，同时预示着夏天即将到来的春日。现在，随着夜晚的临近和长影在水上的展开，或许正是因为想享受这一切，他从出租车上下来，尽他最大的努力走过公园，前往印度饭店与我和我们的朋友帕特里克·洛弗尔(Patrick Lovell)共进晚餐。

现在当我在池子旁边踱步的时候，我总是会走过他那天跌倒摔碎自己颅骨的小阶梯。它很短，只有五个台阶，但从顶端摔下来足以让他陷入昏迷，他在昏迷了四个月于8月26日与世长辞。

然后，当我继续在池子周围漫步的时候，我在远处看到有人正坐在我们曾经坐过的地方。天已经变黑——现在已经是黄昏了，天上出现了一两颗星星。我走近坐着的那人。我知道他不是我的朋友——爱德华·赛登施蒂克，但我希望他是。

唐纳德·里奇^①

^① 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 1924—2013)，美国作家、影评家、导演、编剧，长期居于日本，致力于日本电影的研究并写有专著。

目 录

引言	1
前言	1

(上部)

下町,山之手	1
--------	---

地图(1892年东京、1914年东京)	2
---------------------	---

作者自序	7
------	---

第一章 终结与开端	11
-----------	----

第二章 文明开化	34
----------	----

第三章 双重生活	98
----------	----

第四章 颓废文化的衰亡	156
-------------	-----

第五章 下町,山之手	195
------------	-----

第六章 大正风貌	258
----------	-----

(下部)

东京崛起	291
------	-----

地图(1927年东京、1932—1947年东京区部、 1947年以来的东京都)	292
--	-----

作者自序	30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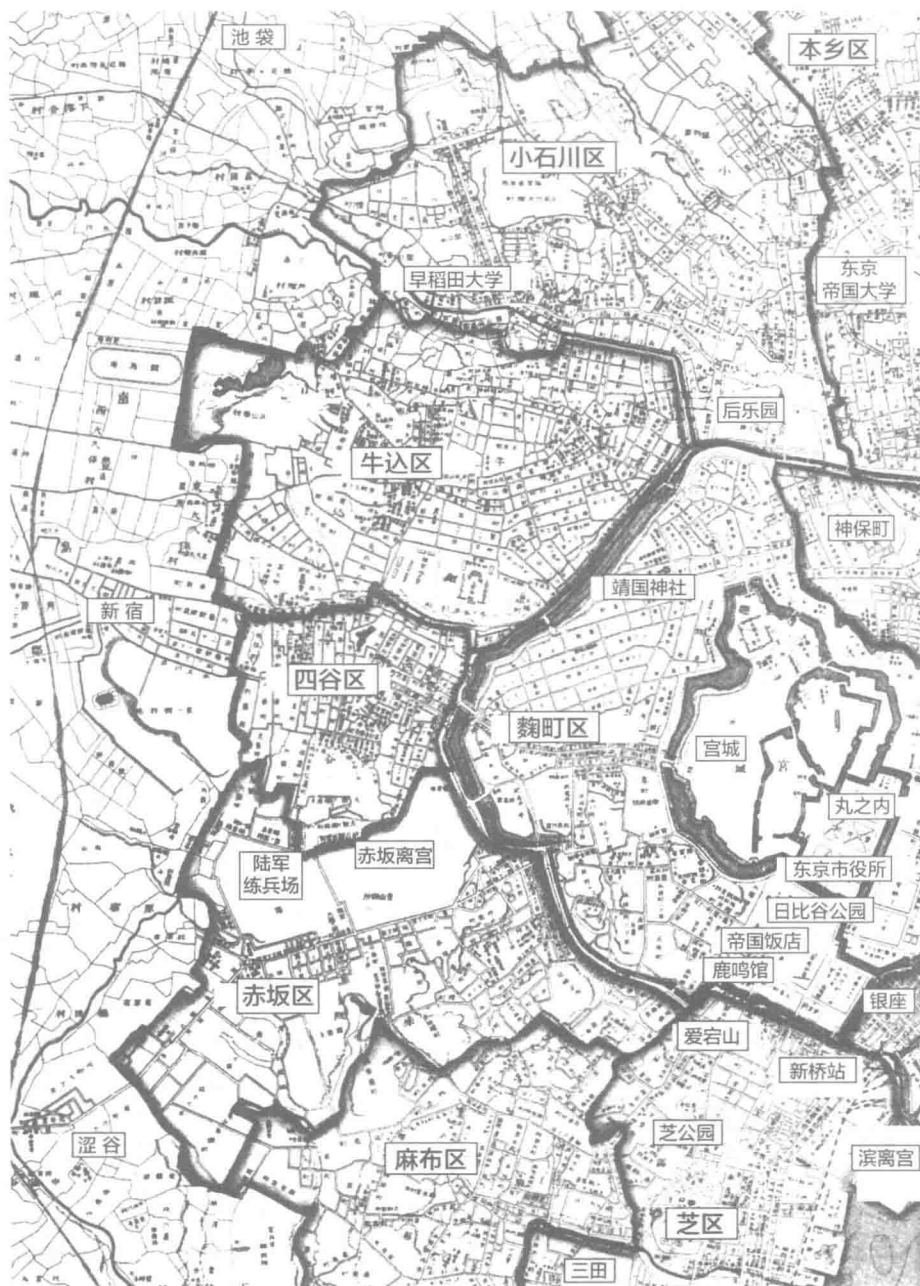
第七章 震后的日子	305
第八章 快乐重建	323
第九章 黑暗降临	398
第十章 棒鳕和芋头	461
第十一章 奥运时代	545
第十二章 昭和余韵	607
作者注释	673
索引	681
中译本后记	7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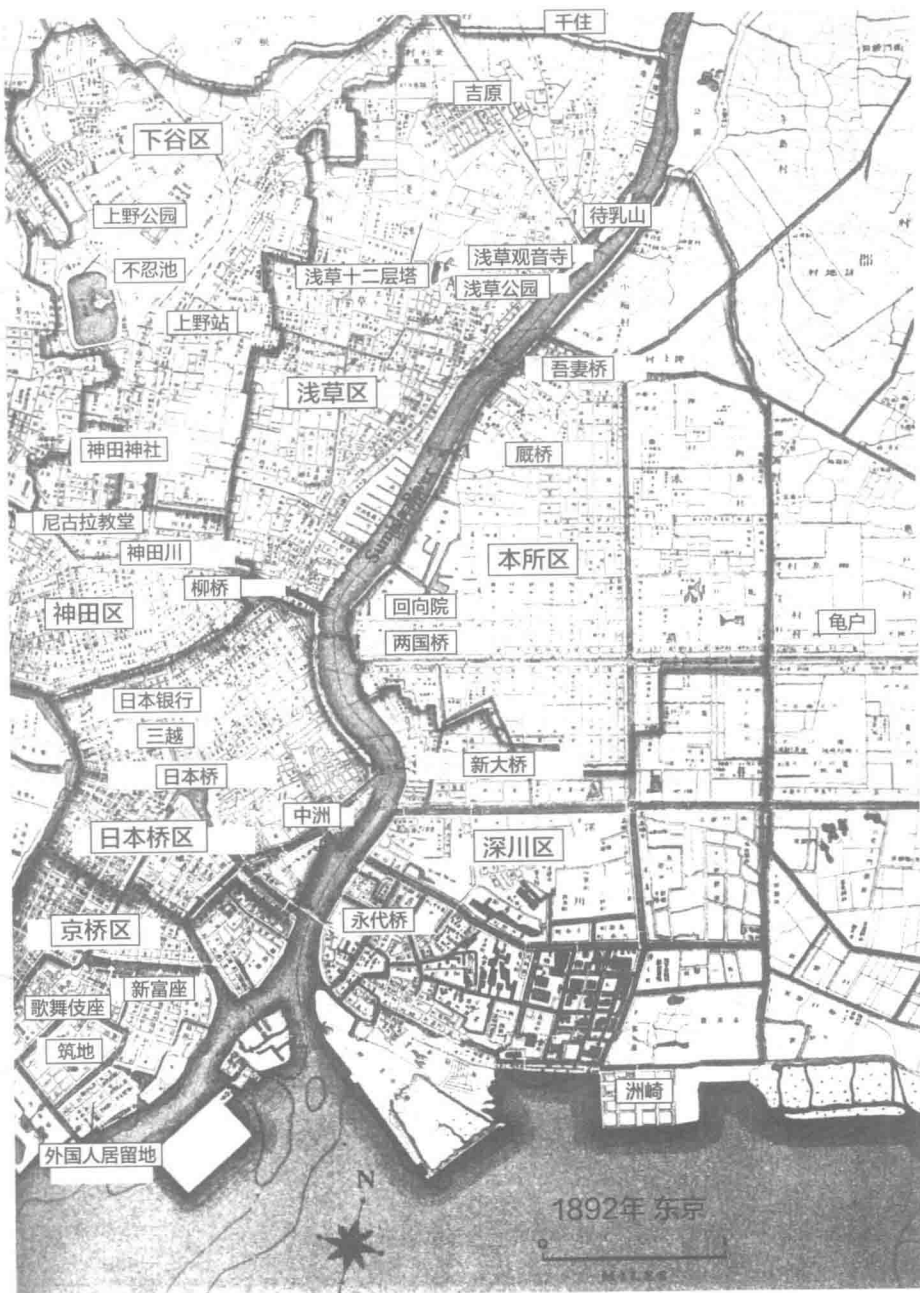
(上部)

下町, 山之手

东京从江户时代到大地震
幕府将军的古老都市如何演变为近代大都市
1867—1923

翻译: 谢思远 校译: 曹艾达





横濱市街全圖

